

李鸿章

吴梁迟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海 祭

长篇历史小说

吴果迟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李鸿章·海祭

吴果迟 著

责任编辑：朱树诚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8.125

字数：435,000 印数：1—6,000

ISBN 7-5404-2700-0
I·1928 定价：29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引 子

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二月初四日，大清帝国的东南保障——太子太傅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薨于金陵城。讣闻之日，当时的《申报》特撰出社评，题目便是“九重失柱石之臣，三省倾斗山之望”。其实，以曾国藩的地位和影响，他的死岂止“九重”和“三省”震动，这是足以动摇全局的大事。所以，当以江宁将军出衙驰奏的“六百里加紧”塘报递到京师，报告了他的死讯后，“两宫震悼，辍朝三日”，诏命恭亲王奕訢偕御前大臣、军机处共商后事，内阁奉旨拟谥。所有这些，都特别隆重，最后，皇帝特许加恩，“赠太傅、谥文正”。“文正”为特谥，恩出例外。有清一代，仅有六个汉人获此殊荣。

然而，有心人注意的不是曾国藩身后的哀荣——这其实是有例可循、意料得到的事。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大题目——眼下割据东南半壁的太平军虽已消灭，纵横中原的捻军也已根除，虽陕甘不靖，新疆未复，但有左宗棠坐镇兰州，平定西北、收复新疆也不是一件难事。说起来，真正令人难安枕席的还是万里海疆的安全。眼下列强环伺，船坚炮利，要商要战，国无宁日，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重要的头等大事。自魏源的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提出后，曾国藩以盖世勋名，开近代风气之先，摩顶放踵，通夷人之情，考西洋之法，欲以洋务强兵富国。可惜今天洋务才开了个头，首创者便志决身歼。这在明眼人看来，既是曾国藩个人的不幸，也是国家社稷的损失。

眼下两江总督衙门的大堂暂时作了曾国藩的灵堂，聚集了两

江政要及曾国藩生前故旧。众人举哀之余，所想所议的便都是这么一件大事：曾文正公的遗志，谁可继承？

曾国藩生前门生故吏遍天下，各省督抚提镇，很少不是他的学生和部属。如今，昔日提携擢拔自己的恩师逝世了，谁不痛心，谁不尽快作出表示？一时之间，吊丧的专差络绎于途，挽联祭幛之多，如山如海，从灵堂，一直挂到了东西辕门两侧。其中有一副从保定直隶总督府送来的挽联最引人注目，像是要回答人们心中的疑问：

师事近三十年，薪烬火传，筑室黍为门生长；

威名震九万里，内安外攘，旷代难逢天下才。

门下士李鸿章

此联上联用春秋时，子贡筑室独为孔子守孝六年的典故，将自己与曾国藩门下一般的门生故吏区别开来，俨然以衣钵传人自命，有曾之后舍我其谁之意；下联则是为国家惜人才，隐隐然占着了宰相的身份。此联一经挂出，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大家都明白，在曾国藩众多的门生故吏中，李鸿章的确可以居首——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会试同年，李文安在京供职时，李鸿章一度以“年家子”身份向曾国藩请教八股精义，是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。这以后，曾国藩办湘军，围剿太平军，李鸿章又辗转追随老师左右，后来且是在老师的提携下，一帆风顺，名位日显、声望日隆，并自创淮军，成为无论地位和声望，仅次于曾国藩的人物。

“薪烬火传”。李鸿章今日向世人坦言：他欲作曾国藩的传人。的确，他一直这么想也一直是这么作的。这以前，曾国藩、左宗棠和他李鸿章是凭借华尔、戈登等洋人，靠洋枪洋炮才创下

这不世功勋的，所以，他李鸿章对创办洋务响应最早，体会最深，且身体力行，成绩最出色。还在任江苏巡抚时，他即奏请创办了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，这以后又和曾国藩一道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；还力排众议，选派大批学生留洋；待后来，更是开矿山、修铁路、设轮船招商局、南北洋电报局；而厥功最伟的是筹办海防、建水师学堂、培养新式海军人才，购铁甲舰、鱼雷艇，修军港、船坞，建炮台、军备库，统筹沿海防务，一心要作到船坚炮利，使中国富强……

文夫只手把吴钩，意气高于百尺楼，
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。

这是他二十一岁那年随父进京时的述志之作。少年李鸿章可曾料到自己的前途是一条鲜花着锦之路，也是一条荆棘丛生之路？自己将为此落下誉满天下、谤亦随之的结局？

目 录

引 子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忍辱负重

一 效法老师曾国藩“墨经从戎”	(1)
二 巡视海疆，想起老师“淮军利阁下安，淮军 钝阁下危”的教训	(4)
三 慈禧有旨：“谁主和便罢谁的官”，李鸿章偏 偏主和	(12)
四 越南战事方酣，朝鲜又出大事	(16)
五 一张《北京梦枕》图，画尽中国官员丑态	(20)
六 中日首开谈判，双方剑拔弩张	(28)

第二章 名园之梦

七 慈禧一句话，吓出醇亲王一身汗	(42)
八 慈禧有个“梦”，作了好几年	(50)
九 “帝师”翁同龢也有一个“梦”	(56)
十 重担子，须是硬脊梁汉才挑得	(60)
十一 醇王的妙计——借鸡孵蛋	(71)

- 十二 被人抖出老底后，李鸿章抗不住了 … (79)

第三章 循吏权奸

- 十三 袁世凯踟躅京华，徐世昌指点迷津 … (87)
十四 “趁热打铁”，李鸿章想抢个先 …… (92)
十五 阎敬铭正道直行，不料“小鬼跌金刚”
…………… (97)

第四章 不祥之兆

- 十六 “归政”与“训政”——官中暗斗的核心
…………… (107)
十七 扩充军备，成了人人眼馋的肥肉…………… (111)
十八 海军竞赛，北洋水师暂时领先…………… (121)
十九 中堂“让梨”，用意深远 …… (128)
二十 临终的醇王爷，终于看到大清国的“异兆
悲音”…………… (136)
二一 人亡政息，李鸿章何处兑现承诺…………… (141)
二二 中堂大阅水师，却不料“曲终奏雅”
…………… (146)

第五章 各有所图

- 二三 李鸿章正要重用刘步蟾，却不料出了意外
…………… (151)
二四 徐建寅一席话，李鸿章彻夜无眠…………… (162)
二五 张士珩吃着碗里，瞧着锅里…………… (171)

- 二六 人人都想昆明湖，谁还留意渤海湾…… (176)
- 二七 李鸿章以“干女”作妾，李经述以“后母”作妻…… (179)

第六章 灿兮，樱花

- 二八 又是樱花烂漫时，右翼军方甚喧嚣…… (185)
- 二九 “玄洋社”认为时机到了…… (190)
- 三十 叶志超“跨海征东”…… (197)

第七章 战云密布

- 三一 日本人突然变脸，北洋幕府众说纷纭
…… (203)
- 三二 还是旁观者清…… (208)
- 三三 温柔乡中，李鸿章做起了“以夷制夷”的美梦…… (212)
- 三四 李经方查库，强盗碰上贼…… (216)
- 三五 李鸿章的“恶梦”一步步成为现实…… (222)
- 三六 火烧眉毛，李鸿章寄望于列国调停
…… (227)
- 三七 “两平韩乱”的袁世凯此番束手无策
…… (238)
- 三八 中枢莫衷一是，慈禧一锤定音…… (248)

第八章 血染黄海

- 三九 率舰护航的方伯谦，丢不开腰间红丝带
…… (260)

- 四十 日本人终于不宣而战…………… (269)
- 四一 日军的屠杀，把黄海染红了…………… (275)

第九章 败相显露

- 四二 方伯谦找刘步蟾算账，林国祥将“广乙号”炸沉…………… (282)
- 四三 张士珩巧演苦肉计…………… (290)
- 四四 皇帝苦中作乐，想为母后分谤…………… (298)

第十章 保存实力

- 四五 内外交困，李鸿章黔驴技穷…………… (304)
- 四六 淮军利，阁下安；淮军钝，阁下危…………… (313)
- 四七 灾梨祸枣，张佩纶挨了一“闷棍”…………… (321)

第十一章 碧血春秋

- 四八 血战平壤…………… (331)
- 四九 血战大东沟…………… (347)

第十二章 张冠李戴

- 五十 方伯谦含冤被杀…………… (376)
- 五一 “度辽将军章”终于找到了真正的“识者”
…………… (383)
- 五二 戴张冠，代桃僵，姓李的何其迂也…………… (392)
- 五三 珍妃一句戏言，触着了慈禧隐痛…………… (405)

第十三章 万寿无疆

- 五四 十年河东又河西，恭王走不完人生环形路
..... (417)
- 五五 慈禧“万寿”之日，正日军拿下辽东要塞
金州之时..... (426)
- 五六 丁汝昌求生不得，求死也难..... (434)
- 五七 恭王以“皇叔”之尊，频频造访东交民巷
..... (445)

第十四章 悲乎，威海

- 五八 李鸿章的身边，竟有日本奸细..... (452)
- 五九 玉殒香消，是事业将毁的前兆..... (458)
- 六十 刘步蟾上中下三策，丁汝昌独选下策
..... (464)
- 六一 “威镇海疆”的金匾下，一群人吵成一团
..... (473)
- 六二 日本国的军旗，终于插上了刘公岛..... (485)

第十五章 中堂祭海

- 六三 此番救李鸿章出困境的竟是日本人..... (502)
- 六四 下水前，李鸿章拖翁同龢垫背..... (513)
- 六五 太后确实是“体恤老臣”..... (523)
- 六六 为逃命，“度辽将军”竟把印也丢了 ... (531)
- 六七 李鸿章受辱春帆楼..... (538)
- 六八 恨海滔滔..... (550)

第一章 忍辱负重

一 效法老师曾国藩“墨经从戎”

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六月。这真是一个虾荒蟹乱的兵戈之年，尚是初伏，就热得不行。上海虹口公和祥码头至广肇公所的大马路上，原本是极繁华热闹的街市，此时因天气太热，至上午十点后便显得有些萧条了。头上那一盆火似的骄阳烤得人头皮发麻眼发花，地上热浪滚滚、暑气蒸人，行人多避走两边的树荫及店堂的屋檐下，除了铃声叮当的马车、人力车，马路中间极少行人，连一向拚死拚活叫喊的小贩、乞丐也多躲到弄堂口或石库门洞边，享受穿堂风的凉爽滋润去了。马路中间空荡荡的，只有近年才出现的报童不辞辛劳，此刻犹抱一摞摞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，闪在路口满头大汗地向行人兜售。那叫喊声特别夸张，声嘶力竭，令行人不时驻足围观，也引得临街的茶楼酒馆里的客人推窗观望——“卖报卖报！《申报》《沪报》《时报》，还有洋文的《字林西报》，看法兰西战舰鼓浪东来，看李中堂奉旨巡海！”

多事之秋，危机四伏呵！去年朝鲜发生了政变——以国王生父大院君李熙应为首的保守派，唆使士兵哗变，反对王妃闵氏为首的闵氏家族，乱兵还焚日本使馆、杀死日本侨民。日本天皇派

兵前去问罪，幸亏中国事先获得消息，北洋派出三千庆军赶赴仁川，统领吴长庆采用袁世凯之谋，诱擒李罡应，迅速平定了暴乱，才使日本人无所藉口。东邻的事尚未完结，法国人又在越南打起来了。为此，朝廷不得不下诏，令因母丧丁忧在籍的李鸿章迅速回任北洋筹备战守——今天的报纸，载的就是这事。

小百姓关心柴米油盐往往超过国家大事——法国兵舰要来，说不定便要攻打上海，一旦港口被封锁，物资运不进来，那米面油盐岂不要断了供应？“快走快走，公和泰米价怕又往上窜了！”这是布衣短褐赤脚草鞋的路人在喊叫；“不急不急，只要李中堂出山，天下就太平了。李中堂百战勋名，所向无敌，就凭了他老人家这块牌子也足以吓退洋人！”茶楼上的清客，见识又高了一层。好像为了印证茶客们的猜测似的，十点半左右，大街的西头突然出现了大队手持大刀和背毛瑟枪的兵丁，他们成两路纵队从大街两边穿过，直达黄浦江边，然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拉开距离，背向大街开始警戒。这中间另有大队佩三横杠臂章的印度巡捕，他们把住各通衢道口开始设卡拦阻行人。接着，手持大令巡街的道标都司领一队马队从那边过来了。这是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道标兵，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两边的百姓。在公共租界出现大队武装华兵是不多见的事，官方事先显然有过交涉。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疑：“好威风啊，接钦差啦！”“还有洋人捧场啊！”“去年两江总督左宗棠巡视吴淞口要塞也没这么气派！”“嘿，此人只怕比左爵相来头还要大一些！”“谁？”“谁，李中堂呗，他老人家不是已到沪多时了吗？”

果然，就在第三拨巡街道标兵走过，人们隐约望见从街西头走过来一溜官轿，约几十顶，打头的是一顶平顶的、用蓝布幔子遮护的四人小轿，抬轿的兵勇穿着白色无胸号背搭子，前后左右没有仪仗执事、旗罗伞盖，没有夸耀主人功名爵禄、勋名职衔的

高脚牌，更没有鼓乐，冷冷清清，透出一股冷峻肃杀之气，让人好费猜疑。更奇怪的是左右护兵及扶着轿杠的中军虽也全副武装，穿的却是素服，连头上的红缨子也摘了，换了一根白绦子在打漂漂。过了这顶四人小轿，才是一色的绿呢顶八抬大轿，他们显然是来送行的上海地方文武官员。

“咦，走头的难道是李中堂？”“怎么像出殡似的，亲兵护卫都穿孝呢？”“这还不明白，李中堂还热孝在身，照理是只能在家守灵。眼下虽奉旨出山，移孝作忠，可怎么能不顾礼法去摆街抖威风呢？”茶客们的议论有典谟有训诂，“眼下中法大战在即，人家这是效法老师曾文正公的故事，金革毋避，墨经从戎！”

果然，待轿子走近，人们看见，小轿门帘掀起，李鸿章端坐轿中，一身重孝，目光呆滞，面带戚容，分明一个“哀毁骨立、风吹即倒”的孝子模样。

轿子到了公和祥码头，下到接官亭，此时接官亭已临时搭起了一长溜天篷，直接到趸船上。只见北洋公署幕僚薛福成、马建忠、于式枚、罗丰禄等文官，丁汝昌、叶志超等武将及李经方、李经述等李氏子侄早已等候在码头上，他们全是一身素服，李鸿章刚下轿，众人马上围上来请安，紧随其后的上海道刘瑞芬、织布局总办盛宣怀、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一齐拥上来要与中堂话别，李鸿章一见，仅回身向送行的拱了拱手，道声“各位请回”，便绕开前面一帮子人直往趸船。下到江边，只见狭窄的黄浦江上已摆满了上飘各国旗帜的轮船，紧靠公和祥码头的是北洋水师“康济号”练船，眼下舱门大开，船上官佐皆在甲板上雁阵两行为中堂站班。李鸿章再次转身拱手让坚持送上趸船的官员留步，然后在长子经方次子经述左右搀扶下跨上“康济号”左舷甲板。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，岸上也响起了送行官员一片祝诵声：“中堂一帆风顺！”

“康济号”第二次拉响汽笛后便启动了，随着舰尾白色水花翻起，缓缓掉头驶向吴淞口……

李鸿章今年六十二岁了，与五短身材、面团团如满月的左宗棠不同，他生得长身鹤立，面目清癯，尤其是花甲过后，鬓边白发、颔下银须，飘飘然如玉树临风，人谓此为“仙鹤”之姿。此刻“仙鹤”高昂着头，对列队鹄立在甲板上的官佐仅点点头，便旁若无人地缓缓走向后艄，凭栏向渐行渐远的大上海眺望——在烈日的照耀下，十里洋场热气蒸腾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远远望去，像用巨石垒起一道道逶迤起伏的城墙，城墙上飘着旌旗，排列着剑戟……

上海，二十一年前是他李鸿章的发迹之地，在这里，他以赫赫威名、煌煌战绩，使自己由一名不见于经传的书生，成为一个雄图霸举、举世瞩目的人物，今天，时局孔艰，他又在众人注目下，从这里再度出山，去迎接更大的机遇与挑战……

二 巡视海疆，想起老师“淮军利阁下安，淮军钝阁下危”的教训

滔滔黄海，远接天际。“康济号”，正加足马力劈波斩浪朝北急驶……

一觉醒来的李鸿章披衣漫步在甲板上，纵情地眺望着大海。天公造物，煞是怪异——前天还碧波荡漾、宛如平湖的大海，一觉醒来却黄汤滚滚，浊浪翻腾，而代替蒸人暑气的是一丝丝北风，拂衣而过，凉意沁人心脾。不是才一觉的功夫么？东海与黄海差异竟如此之大，才一千三百吨、航速不过九海里的“康济

号”航行在这洪涛巨浪之间，有如一匹羸马艰难地跋涉在沙漠戈壁中。然而，大海不比沙漠，水性随势而流，漂浮不定，看似柔媚却不时掀起排空浊浪，潜伏着杀机……由此，他不由想到“云谲波诡”一词，再进一层，又想到人们常用的比喻：官场——宦海。今天，他这个宦海弄潮儿奉旨夺情复出，虽有“奉旨”二字打头，但于一个标榜“孝行第一”的孔圣门徒，父母之丧未能尽礼，究竟是临危受命移孝作忠还是贪恋禄位不惜羽毛呢？然而，他却实在是说不出的苦衷——自他丁忧出缺，朝廷派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张树声虽为淮系旧人，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，竟然也生鹊巢鸠占之心，为迎合舆论，竟与京师那一班主战派桴鼓相应，甚至上疏奏调清流干将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。这不是成心假戏真做，为扩充羽翼而拉拢方方面面的人物吗？当御史杨崇伊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他时，李鸿章不由在心里冷笑了。张佩纶少年科第，玉堂金马中人，一向自视甚高，怎在乎一起赳武夫的荐引呢？何况张父印塘是李鸿章旧友，张佩纶和他这个“老世叔”政见尽管不同，私交却是不薄，哪怕就在李鸿章居丧期间，二人也不断鱼传尺素、驿寄梅花，此番的“墨经从戎”便是在张佩纶一再奏请下促成的。真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啊！想到此，他真想开怀大笑，道行浅薄的张树声，张网看不清三尺深的水，烧香竟然拜错了庙！

“大人，前面快到渤海口了，水师的舰船已结队来迎了呢！”李鸿章正倚栏回想联翩，丁汝昌从舰桥上下来，匆匆走到他身后向他禀报。他从容回头望了丁汝昌一眼，又顺着他的手势往左前方看去，只见沿大陆一线，岛屿星罗棋布，有几个比岛更小的黑点成直线漂浮在海中间，如隐在云雾中的星星，渺弥相望，若隐若现。乃接过丁汝昌手中的单筒望远镜细看——前面果然来了一长溜舰船；为首一艘船头高高翘起，看那轮廓真有些像前年从英

国购回的“扬威”号巡洋舰，他不由笑着点了点头。

四年前，日本从英国沙木大造船厂购得一艘千吨级巡洋舰，号“扶桑”，驶回日本后，引起朝野轰动。次年，海军中将西乡从道率“扶桑”号访华，拜访了李鸿章，交谈中西乡从道得意之色溢于言表。李鸿章将详情奏闻朝廷，朝廷这才对海防有了紧迫感，“扬威”与“超勇”就是在这时从英国购进的，这是一对姊妹船。排水量与“康济”号差不多，都是一千三百吨，马力却比“康济”大了三倍——“康济”马力才七百五十匹，“扬威”、“超勇”却都是二千四百匹，航速达十五海浬。这以前北洋只几艘马尾船厂造的木壳炮船，几个大的海浪也能掀翻它，直到“扬威”、“超勇”驶回，北洋才算拥有具有远航能力的巡洋舰。

上午九时，南下相迎的水师各舰终于在山东成山角海面与“康济”号相遇。“扬威”“超勇”为首，“威远”、“泰安”、“镇海”、“操江”四艘炮舰及“镇东”、“镇西”、“镇南”、“镇北”、“镇边”、“镇中”六艘炮艇成一字纵队迎上来，各舰艇上将弁一齐在甲板列队，远远向着立在“康济”舰桥上的李鸿章打千请安，各舰一齐放响了礼炮，一时之间，硝烟四起，霹雳山崩，李鸿章虽一身素服，但在众幕僚簇拥下，仍远远地向将弁们微笑着挥手致意……

“康济”驶过后，舰队立刻变换队形，由一字纵队一分为二，跟在“康济”后边转过成山角，由东向西缓缓向水师的第一大军港威海进发……

应该说渤海湾地势，浑然天成——自大陆线艮维左转，三千里河山斜伸入海，将中国北部与日本隔开，是为朝鲜，这是一道天然屏障。接下来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如两条巨臂，控扼渤海湾，两大半岛最近距离不过两百多里，这又是第二道屏障，京津